

# 船山词中的委婉修辞

彭再新,潘群辉<sup>①</sup>,蒙秋汐<sup>②</sup>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船山词的创作运用了委婉修辞。其典型表现形态主要有用典、讳饰、双关、倒反、起兴等,非典型表现形态主要有比喻、借代、引用等。运用了委婉修辞的原因有二:文化继承和政治因素。船山词的婉约风格和委婉修辞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船山; 词; 委婉修辞; 原因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098-06

王夫之的词,同治金陵的版本《船山遗书》分为《鼓棹初集》和《鼓棹二集》以及《潇湘怨词》,三个集子共有297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统计为280首,其中有一首《惜余春慢·为唐钦文寿》一词据说是后人编纂的。

船山词的研究始于晚清。清末由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大力推崇船山学中的哲学、史学、经学部分,船山词也逐渐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晚清词论家张德瀛在其所撰《词徵》一书中提及船山词并对其中的精品佳作稍作了评价。况周颐《蕙风词话》一书也对船山词有所论及,不仅略有评点,且对船山词的风格特点也有了初步认识。后又有朱祖谋评论:“苍梧恨,竹泪已平沈。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入凄音,字字楚骚心。”<sup>[1]</sup>叶恭绰曰:“故国之思,体兼骚、辩。船山词言皆有物,与并时披风抹露者迥殊,知此方可以言词旨。”<sup>[2]</sup>现代彭靖著《王船山词编年笺注》,对船山280首词作了编年和注解,并著有《论王船山词》,分析了船山词的内容、艺术手法、风格特点以及历史地位等,为后人的解读和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龙榆生先生的《读王船山词记》则阐明了船山的三个词集的写作和内容、艺术的大致情况。吴则虞先生的《姜斋词论略》则着重从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来论述船山词的历史地位。除此以外,还有不少论文如梁贤之《浅谈王船山诗词》、李友辉《王夫之咏物词研究》等从船山词整体或题材分类等进行研究,徐峰《王船山词风格

简论》、周念先《论船山词的朦胧美》等从船山词的艺术风格等角度进行研究,马余平《王夫之词的话语分析》、黄水平《论船山词中的影意象》、王福苓《浅析王夫之词中的虫、鸟、兽形象》等从语言、意象等方面对船山词进行研究,李婷婷《王夫之词中的黍离之悲》、徐峰《试论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嗣响离骚的船山词》、邓国栋《深人无浅语字字楚骚心——略论船山词的思想成就》、王旋《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结》、谭承耕《略论船山诗词的爱国主义》等对船山词中所表达的船山思想精神和情怀等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无从修辞角度研究船山词的成果。本文以船山词中的委婉修辞为切入点,探究船山先生深藏在诗词表象下的内心世界以及委婉修辞与船山词风格的关系。

## 一 委婉修辞定义及表现形态

委婉是修辞格还是修辞类型,修辞学家有争论。王古福认为:“委婉,用婉转含蓄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思想的修辞方式,叫做委婉,又称婉曲、婉转。”<sup>[3]</sup><sup>233</sup>杨鸿儒认为:“我们在说话或写作的过程中,有时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本意,而是用委曲、含蓄的话表达出来;或用一种缓和的语气;或故意闪烁其词,隐约示意;或有意回避掩盖,换成另一种说法来暗示。这种修辞方式,叫做‘婉曲’。”<sup>[4]</sup>王廷贤认为:“委婉,又称婉转、婉曲、曲语,就是不直言其事而婉转其辞,用迂回曲折,转弯抹角的方法来表情达意,造成语言表达上委婉柔和的修辞效果。”<sup>[5]</sup>三位先生皆认为是

[收稿日期] 2015-09-28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王夫之诗词修辞研究”资助(编号:2015B(I)008);南华大学社科基金课题项目“王船山词修辞研究”资助(编号:2014XYB17)

[作者简介] 彭再新(1972-),男,湖南双峰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① 衡阳市第一中学英语一级教师。②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学生。

修辞格。吴礼权认为:“委婉只是一种修辞类型,而不是一种具体的修辞方式或修辞格。”“凡是表情达意有委婉效果的各种言语表达都属于委婉修辞。凡是表达效果能够体现委婉蕴藉韵致的,都包含于‘委婉修辞’范畴之内。”<sup>[6]3</sup>。

委婉修辞的分类,也有不同看法。杨鸿儒《当代中国修辞学》认为“婉曲”应分为“婉言”和“讳言”,认为避讳现象也应归入婉曲。王古福《古代汉语修辞学》将委婉修辞分为避粗俗、避冒犯、外交辞令、谦词、暗示语、客气话、模糊语、忌讳语等。赵克勤《古汉语修辞常识》将委婉表示法分为谦虚、忌讳、客气、外交辞令<sup>[7]</sup>四个方面。笔者认为,杨鸿儒先生分类不够完善,而王古福、赵克勤二先生的分类不够严谨,标准不一,如“避粗俗、避冒犯”是修辞作用,“外交辞令”是修辞场合,而“避冒犯”与“忌讳”、“谦词”与“客气话”在内容上也难免重复。而吴礼权统一从修辞格的标准,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委婉修辞的典型表现形态”,即某个辞格的运用,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是为了达情传意的婉转蕴藉,而且也确实能达到这个效果,主要有“用典”、“讳饰”、“双关”、“倒反”、“起兴”、“折绕”等;另一种是“委婉修辞的非典型表现形态”,即某个辞格的运用,在某些情境下有着达情传意的婉转蕴藉效果,但在另外的情境下则不能达到这个表达效果,主要有“比喻”、“借代”、“映衬”、“引用”等<sup>[6]7</sup>。

笔者认为,吴礼权对委婉修辞的定义和分类比较科学,故本文对船山词中的委婉修辞研究将以吴礼权的《委婉修辞研究》一书作为依据。

## 二 船山词委婉修辞

### (一)典型表现形态

1、用典。王古福将“用典”归于“引用”修辞中的一种,属于“引事”类,指“援引历史掌故、神话寓言等以证实自己的观点<sup>[3]204</sup>”。而吴礼权则将引用和用典分开,认为“用典”即“引用古代经典著作或诗文中由来历出处的词语、故事等”<sup>[6]19</sup>。“引用”则是“引用别人的话或俗语、格言、谚语等来表达自己思想与情感的一种修辞手法。”<sup>[6]152</sup>本文也将“用典”与“引用”分作两种修辞手法。

船山词中运用了大量典故,将典故与词作巧妙融合,使得情感表达曲折委婉、意味深长。据本人粗略统计,王船山280首词作中至少运用了五十多个典故。其中表达爱国之志、复国怀君之意的词作中大多运用郑思肖井底血函、伍子胥吹箫吴市、苏武牧羊、邓禹中兴汉室、陈蕃扫天下、项羽之事等典故。

如《满江红·写怨》:

离亭人散,折不了、柳丝垂绿。尽桃花飞尽故枝,缘终难续。雁影更沉湘岸月,鹍弦谁奏燕台筑。只空山、剩得老青萋,掘黄独。汗青照,文山福;紫芝采,商山禄。但荒草侵阶,修藤覆屋。井底血函空郑重,知音谁与挑灯读。问杜鹃何日血啼干?商陆熟。

上片以“燕台筑”之典抒发故国已亡,一身报国之志无处施展,英雄末路的怨愤。过片以文天祥殉国和采食商芝的清贫高士写出自己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的悲凉处境。后“井底血函空郑重,知音谁与挑灯读”一句,用郑思肖典,以血函自况,与“汗青照”呼应将文天祥的死社稷与郑思肖的生寂寞相对比,写出了自己虽亦有如郑思肖般的忠孝之心,却在这江山易代已成定局的残酷现实面前,无处觅知音,只能如杜鹃啼血般将一腔忧愤自我消遣的困境。船山寂寂无凭、知音难觅的怨愤挥洒得淋漓尽致。

船山表达物是人非、国破山河在之遗憾以及发现事不可为之时的无奈之词作大多采用一些关于隐世避居的典故,如刘阮天台遇仙、桃花源避世、费长房壶中洞天等典故。

如《满江红·家兄倾背后诸君见慰重叠恤其哀病有逾量之奖含泪作此答之》一阕:

丁宁千遍,教馆住一枝飞絮。奈伶仃,孤燕归来,黄昏自语。纵使长条堪系马,栖鸦风冷斜阳暮。问前时流水绕桃花,今何处? 沔已散,难重聚;镜已破,难重觑。听子规唤道,不如归去。他日天台花再发,人间自有刘郎遇。便痴迷蝶梦不教醒,终无趣。

此词是船山兄长石崖公卒后悼亡之作,其中运用了两个典故,乃“问前时流水绕桃花,今何处”陶渊明《桃花源记》事与“他日天台花再发,人间自有刘郎遇”刘阮天台遇仙事来表达其物是人非、有梦难圆之无奈感慨。

对国君的哀悼、怀念之情,船山往往用一些古代帝王妃子的悲剧传说来表达,如望帝泣血化杜鹃典、二妃哭帝染斑竹典、舜葬苍梧典等等。如:《金人捧露盘·和曾纯甫春晚感旧韵》一阕:

古崧台,双阙杳无踪。忆潮平、细浪溶溶。龙舟渡马,依然先帝玉花骢。冲冠发指,旗挥星落,血斩蛟红。怨苍梧,斑管泪;沉白日,瘴云中。更背飞、孤影飘蓬,今生过也,魂归朱邸就离宫。苔残碧瓦,鸳鸯碎,蔓草春风。

除上述这些外,船山在词作中运用的典故还有很多,如以双剑孤吼之典表达起义报国之心以及对亡妻之怀念;以介之推之事以表自己孤忠之志;以鹿门采药典写与亡妻伉俪之深或以赵子昂侍元以表对

屈节事仇者之痛恨等。

2、讳饰。“讳饰”即“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不直说该事物,而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装饰美化<sup>[8][137]</sup>”。在汉语中,“讳饰”是很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因中国人特殊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对死亡、不利、不雅的事情,他们在交际时触及到这些方面往往会换一种说法委婉、简洁地表达使听者更容易接受。船山词中运用到“讳饰”的词多为悼亡词和船山病中之作,偶尔也用在艳词之中。

“死亡”一词,悼亡诗多用讳饰。例如《减字木兰花·忆旧》一阕:

江湖短剑,醉卧不知谁野店。笑傲刀兵,月落猿啼客梦惊。寒更历尽,孤雁孤飞栖不稳。为问青天:锦瑟谁人续断弦。

“锦瑟谁人续断弦”一句运用了“讳饰”,“断弦”乃古人丧妻的委婉语,再娶曰“续弦”。此词见于《鼓棹二集》,龙榆生先生认为此词约作于永历三年,时船山三十一岁,元配陶孺人逝世多年,时年或正好与郑孺人有缔婚之议,与词意正符。

再如《忆秦娥·灯花》一阕:

残膏少,零红难待春宵晓。春宵晓,灰飞无迹,更谁弄巧。朦胧睡眼微萦绕,疑无疑有幽光小。幽光小,破镜含辉,死萤残照。

此词载于《鼓棹初集》,当为悼陶孺人之作。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破镜,夫妻离别之喻。”“破镜”当为陶孺人逝世的委婉语。“破镜含辉,死萤残照”将船山对陶孺人的思念与丧妻的悲痛描绘得深婉刻骨。

其它悼亡词,都不忍心说出死亡,而改用其它说法代替。如悼念他所敬重的妻子,《清平乐·咏莹》用“伶俜孤影”,《沁园春·梅花道人题骷骸图淡归嗤其鄙陋为别作七首乃词异而所见亦不相远反其意作四阙正之》其一“总付与梧桐一片秋”,其四用“去则难留,留原难却”的“去留”,“幸未凋零”的“凋零”。而悼念其兄去世则用“倾背”。

船山晚年多病,有时一病半年。晚年之船山虽仍有“姜桂之性”,但病中之船山对自己的死亡仍难免有惆怅和伤感,船山自述“衰病弥月,一切尽遣,拥火枯坐,心无所寄”,病中之作《念奴娇·姜斋影》仅为“引半缕活气”,故词难免有惆怅,“当日落魄苍梧,云暗天低,准拟藏衰朽”,“死亡”义用“藏衰朽”代替。

不利之事用讳饰,如《沁园春·梅花道人题骷骸图淡归嗤其鄙陋为别作七首乃词异而所见亦不相远反其意作四阙正之》其三下阕:

西园片片落英,也妆点东风媚晚晴。任血洒虞兮,原非战罪;肠回康了,不碍文名。万石洪钟,一丝残纽,止此冰霜骨几茎。夫谁暇,怨华亭鹤唳,蜀道淋铃。

船山以“玉色”、“金声”以喻药地和和尚之坚贞节行,以“肠回康了,不碍文名”夸其才智。“康了”讳“考试落第”。《遯斋闲览》载:“柳冕应举多忌,谓安乐为安康。榜出,令仆探名,报曰:‘秀才康了。’”柳秀才因“乐”“落”音近,所以讳“乐”为“康”,故其仆从也因此谓“落”为“康”。此处船山用此言及即使考试落第也不碍好友之才名。“堪爱处,为元龟受灼,枯槁皆灵”用“龟灼”以表其歿之惋惜,古以“龟灼”喻才智之士易于招损;可见船山对其之欣赏以及惋惜之情。

不雅之事常用讳饰,如“男女性爱”。“男女性爱”相关的委婉语,《汉语委婉语词典》就有397例。船山之《长相思·本意》:“宝刀分,宝钗分,绣带分开坠画裙,余香犹自温。锦鸳鸯,野鸳鸯,三十六双认得真,旁人莫漫嗔。”

彭靖以为“此词并其二为船山词中少见的艳词……细玩词意,当写与郑孺人缔婚前事。”<sup>[9][38]</sup>此词虽为艳词,但船山还是把“男女性爱”说得相当委婉“绣带分开坠画裙,余香犹自温”,而不显粗俗。

3、折绕。折绕,“是一种将本该一句话可直说明白、清楚的,却为了委婉含蓄的目的,故意绕弯子,或是运用烘托法将本事、本意说将出来,让人思而得之。”<sup>[6][112]</sup>折绕修辞在船山词中也较为常见。

如《满江红·写怨》一阕:

离亭人散,折不了、柳丝垂绿。尽桃花飞尽故枝,缘终难续。雁影更沉湘岸月,鶺鴒谁奏燕台筑。只空山、剩得老青藜,掘黄独。汗青照,文山福;紫芝采,商山禄。但荒草侵阶,修藤覆屋。井底血函空郑重,知音谁与挑灯读。问杜鹃何日血啼干?商陆熟。

船山以“燕台筑”典、郑思肖典、文天祥典抒发故国已亡,一身报国之志无处施展,英雄末路的怨愤和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能如杜鹃啼血般徒然自我消遣的困境。歇拍以“商陆熟”回答“问杜鹃何日血啼干”采用了折绕的手法,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借商路子成熟期漫长的特性来表达此日遥遥无期的艰难之感。

4、双关。双关“是一种利用语音的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来营构一语而有表里双层语义的修辞手法”<sup>[6][124]</sup>,“由于双关具有表层与深层两重语义,因而别有一种委婉含蓄、秘响旁通的独特效果”。船山词如《捣练子·咏霜》一阕:

孤月上,夕风微,忍得寒生玉粟肥。征雁千双空里过,可能带得向南飞。

彭靖认为此词应系于顺治十五年船山怀念明桂王时所作。“孤月上,夕风微,忍得寒生玉粟肥”一句确系写霜寒之感,但“征雁千双空里过,可能带得向南飞”一句,结合明末遗民之诗词多以北指代清朝统治者,以南指代明室势力。此处的“南”应也是使用双关手法既指南方也指南明王朝,委婉而隐晦地表达其对南明王朝和明桂王的怀念之情。

再如《点绛唇·牡丹》又一阕:

不道人间,消得浓华如许色。有情无力,殢着人相识。阅尽兴亡,冷泪花前滴。真倾国,沉香亭北,此恨何时释?

彭靖认为此词盖为“为永历小朝廷之荒淫所激愤而作<sup>[9]41</sup>”。其中“真倾国”采取了双关手法,“倾国倾城”最早出自《诗·大雅·瞻昂》:“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此处的“倾城”是倾覆国家的意思。后《汉书·外戚传》中所载“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此处的“倾城”与“倾国”则是形容妇女容貌极美。此首词中的“真倾国”既是说美人容貌极美又指女色害人倾覆国家,再结合后一句唐玄宗、杨贵妃“沉香亭”典,将船山对荒淫的永历小朝廷的愤恨委婉而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还有如《念奴娇·松影》中“双清谱”既有松影与琴声俱清,又有心迹双清之意,以此表达其内心与行事都清白无瑕、光明磊落。再如《西江月·本意》其二“半破金枢拂岸”,“金枢”兼有西方月落处与君位之义。《生查子·咏史》之六“可怜松雪翁,不惜天水碧”,“碧”指碧色,但又与“毕”谐音,毕者,完也,船山在此委婉地叹息明王朝之灭亡。

5、倒反。陈望道认为:“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名叫倒反辞。倒反辞可以分作两类: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等意思包含在内的,是第一类,我们称为倒辞”<sup>[8]132</sup>“第二类是不止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讥刺等意思的,我们称为反语”<sup>[8]133</sup>。

船山词之“倒辞”,如《浣溪沙·病起春日小步》:

水浅平田碧几丛,出胎初叶剪娇红,匀匀梳柳半溪风。小雪去年门外影,如今还落夕阳中,春光不道不从容。

彭靖认为“不道”实是运用了倒反,“不道”本云“不思、不想”,此处应是运用倒反,意为“何不思、何不想”。下片之意盖为“去年门外雪地上的人影,现

在已如其落在夕阳之中,又怎么能够说春光想不从容而匆匆过去呢?”<sup>[9]108</sup>

“反语”,如《念奴娇·走马灯影》下阕:

儿童莫笑来回,半针尖里,走英雄如鹭。终是虾跳难出斗,渐有荒鸡催曙。五夜光残,一丝气冷,敲罢边鼓。勋名半纸,无人重与偷觑。

此词乃船山为屈节事仇、希求显达之人所作。上阕先写灯中“的卢、赤兔、汗血、追风”等宝马良驹之态;再以“蚁磨”比钻营功名利禄、希求显达之辈。下阕“走英雄如鹭”和“勋名半纸,无人重与偷觑”运用了反语,用“英雄”“勋名”来讥讽那些为求显达不惜屈节事仇之人。像鸭子一样驱赶的“英雄”实是屈节事仇的懦夫,无人覬覦的“勋名”则是背叛明王朝投靠清政府的千古骂名。

6、起兴。起兴,是一种“先说别的事物以制造气氛或规定韵脚,然后引出所要说的物”<sup>[10]</sup>的修辞手法。起兴使“思想或感情的表达呈现出缓步渐进的自然、委婉效应。”<sup>[6]99</sup>

船山词《浣溪沙·秋感》:“风剪芙蓉坠晚香,冲波难认旧鸳鸯。秋宵渐永尽思量。几度相逢唯梦里,疑非疑是不端详。鹭鸶空带满头霜。”郑孺人去,对于船山而言是巨大打击。船山难以忘怀,梦里常出现她,但梦境朦胧,郑孺人的形貌难以“端详”。但船山不直说看不清郑孺人,而要先说“冲波难认旧鸳鸯”,这样,对郑孺人的思念和伤感的表达就自然、委婉得多。

至于《渔家傲·翠涛作煨榼榼诗索和以词代之》六首,更显出船山运用起兴之妙,彭靖认为“此一组词,借煨榼榼以起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题内而题外,复由题外而题内,反复咏叹,无非寄其故国之思,兴亡之感。”<sup>[9]176</sup>由榼榼引出兴亡,有曲径通幽之妙。

## (二)非典型表现形态

1、借代。借代,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sup>[8]80</sup>的修辞手法。吴礼权认为其有“曲尽其意的委婉表达效应”<sup>[6]124</sup>。船山词《烛影摇红·十月十九日》下阕:

迢递谁知,碧鸡影里催啼鸟。骖鸾不待玉京游,难挽瑶池辙。黄竹歌声悲咽,望翠瓦、双鸳翼折。金茎露冷,几处啼鸟,桥山夜月。

此阕乃桂王歿后,船山怀桂王之作。上片追述桂王生时佳节称庆,下片写桂王已歿之悲哀情景。“金茎露冷,几处啼鸟,桥山夜月”看似写桥山月夜之景,实际上是因黄帝冢于桥山之上,故以“桥山”代指黄帝,船山借黄帝喻桂王,委婉地表达心中对桂

王的怀念,桥山之凄凉也即是船山内心之悲凉。

又如《多丽·别恨》上阙,乃追悼桂王。但追悼之义先用“金微”一词委婉地表达出来的。金微,山名,东汉永元间,耿夔围北单于于此,大破之,单于走死。故“金微”借代单于,而单于又喻桂王。再如《潇湘逢故人慢》用“长沙”代贾谊、《渔家傲·为好送鱼苗谢之》用“银髓”代鱼、《长相思·落日》用“婵娟”代月亮、《生查子·咏史》之二用“电眼儿”代狮子,皆有程度不同的委婉含蓄的效果。

2、比喻。比喻,“指根据甲乙事物之间的相似点,用乙事物来说明甲事物的修辞格。其效果是将抽象深奥的道理表达得具体生动而又浅显,把平淡无奇的事物描写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sup>[11]</sup>。其主要作用是增强形象性,但吴礼权还认为“比喻”特别是“借喻”在某些情境下具有含蓄委婉的表达效果。王船山词中的借喻比比皆是。如《金人捧露盘·和曾纯甫春晚感旧韵》一阙:

古崧台,双阙杳无踪。忆潮平、细浪溶溶。龙舟渡马,依然先帝玉花骢。冲冠发指,旗挥星落,血斩蛟红。怨苍梧,斑管泪;沉白日,瘴云中。更背飞、孤影飘蓬,今生过也,魂归朱邸就离宫。苔残碧瓦,鸳鸯碎,蔓草春风。

此词系船山始闻明桂王被执,明亡之时所作,乃是一首悼亡词,上阙追忆黑沙潭起义之事,下阙抒发明桂王被执,南明王朝覆灭的悲痛。虽是如此境地,但船山并未就此消沉,末尾以“蔓草”喻反清之力量,此处盖取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隐晦而委婉地表达反清力量永不会被消灭,以此慰藉桂王在天之灵。

又如《念奴娇·姜斋影》一阙:

孤灯无奈。向颓墙破壁,为余出丑。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荷衰柳。画里圈叉,图中黑白,欲说原无口。只应笑我,杜鹃啼到春后。当日落魄苍梧,云暗天低,准拟藏衰朽。断岭斜阳枯树底,更与行监坐守。勾撮指天,霜丝拂项。皂帽仍黏首。问君去日,有人还似君否?

词上阙描绘了一幅秋日萧瑟之景,而彭靖认为,“秋水蜻蜓无着处”实以自身比蜻蜓,喻国土沦丧,身无所寄,又以“败荷衰柳”喻己之衰老,将壮志未酬、复国无望之痛体现得深婉哀恻。

再如《凤凰台上忆吹箫·忆旧》用“旧家枝叶”喻“郑孺人”、《多丽·别恨》以“孤鸾”喻己、《金人捧露盘·和曾纯甫春晚感旧韵》用“斩蛟”喻船山黑沙潭举义、《醉春风·遣病》用“游丝”喻生命之微、《渔家傲》组词之五用“妖狐”喻叛乱之人,皆深沉委婉。

3、引用。引用,“即创造性地引用现成成语、警句、诗词、熟语等,以印证、补充、对照作者的本意”<sup>[12]</sup>。其主要作用是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而吴礼权认为引用“有时也会有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sup>[6]152</sup>”。

引用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船山词直接引用如《渔家傲·为好送鱼苗谢之》一词“青蓑委,果然甚矣吾衰矣”。引用《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句委婉地表达自身年迈无力之感。间接引用如《鹧鸪天·藤蓑词》其三“奈此风清月白何”,引苏轼《后赤壁赋》“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此用其义,隐喻其故国之思。再如《如梦令·本意》其二“无据,无据,不觉梦归何处”,引自《燕山亭·北行见杏花》“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宋徽宗赵佶被押往金国,对故国倍加思念,在梦中常见故国,但就在那几天偏偏没梦见,表达了宋徽宗对亡国的悔恨和伤感。船山词引用此句,即用其意。

### 三 船山词使用委婉修辞原因

王船山使用委婉修辞的原因,可以从文化继承和政治环境因素两个方面来探讨。

#### (一)文化继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就有了含蓄委婉的传统。随着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汉代汉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愚弄民众、禁锢思想的有力工具,中国人思想感情的表达表现得愈发含蓄委婉、隐晦曲折。而中国人除了在思想的表达上讲究含蓄委婉外,在文学传统上也推崇委婉修辞。早在《诗经》时期,诗人们就已经开始运用起兴手法来使诗篇达到委婉修辞的效果,如《国风·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人借用竞相怒放的鲜艳桃花起兴,来关涉那将要出阁的少女光彩照人的姿容。在文学理论上,中国许多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也对委婉修辞大为推崇。如孟子提出:“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如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论委婉修辞:“隐也者,文之外重旨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象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韞珠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未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这些文学理论对中国历代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船山出生于书香世家。他自幼受父兄教导,

饱读诗书,精通儒家经典,充分地吸收了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王夫之在《诗经稗疏》卷一中提到:“微而婉,则《诗》教存矣。”可见其对委婉含蓄的诗风的推崇。船山先生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评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二和《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与杜甫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之类是也。此又与‘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道上。”<sup>[13]</sup>他认为杜甫以渭水东流似不顾自己的痛苦般奔腾向前的情景来婉转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愁时”。比之杜甫前句借乐声隐然描写思乡之情,后者具体描写哀啼之情状更为曲折婉转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情语,所以更具有含蓄美、更为出众。由此看来,王船山对委婉含蓄、温厚平和的诗教观的推崇也是他在作词时运用委婉修辞的一大原因。

## (二) 政治因素

清初满清贵族初入中原,建立王朝,统治中国就要求汉族人削发续辫,遵守满族的文化与传统。许多汉族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接受,如顾炎武《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写道:“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可见民族敌忾情绪之强烈。反清思想在社会上通过各种形式流传,并与各种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起事结合在一起,满清统治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清朝统治者开始大兴文字狱,将矛头指向汉人。作为明朝的孤忠遗臣,他早年曾武装抗清,又屡次为奉明为宗的农民军所招降,光复故国的念头从未断过,一旦被抓住把柄,将招致杀生之祸。船山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身为“先朝未死人”,他所要做的是保存实力伺机复明而不是盲目反抗自投罗网。于是他炽热的爱国情感,对故国山河的怀念,对受难的人民的哀思,对民族未来的展望统统都只能

深埋于心底,不能公开表达,只能诗词中借助曲折婉转的委婉修辞来含蓄的流露自己的一片孤忠之情。

## 四 结语

船山词风格,叶遐庵认为“缠绵悱恻,风力遒劲”,《明诗评选》于孙蕡《短歌行》认为“英雄蕴藉。不蕴藉而以英雄,屠狗夫耳。”彭靖以为“亦豪亦婉,亦放亦约”。其“缠绵”、“蕴藉”、“婉约”的风格和船山所使用的委婉修辞是分不开的。

### [参考文献]

- [1] 朱祖谋. 疆村语业:第3卷[M]. 台北:世界书局, 1981:12.
- [2] 叶恭绰. 广篋中词[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32:24.
- [3] 王古福. 古代汉语修辞学[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4] 杨鸿儒. 当代中国修辞学[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289.
- [5] 王廷贤. 文言修辞新论[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137.
- [6] 吴礼权. 委婉修辞研究[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 [7] 赵克勤. 古汉语修辞常识[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79.
- [8]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9] 彭靖. 船山词编年笺注[M]. 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0] 谭永祥. 汉语修辞美学[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245.
- [11] 汪国胜,吴振国,李宇明. 汉语辞格大全[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10.
- [12] 唐松波,黄建霖.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187.
- [13]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15册[M]. 长沙:岳麓书社, 2011:26.

## Euphemism in Ci by Wang Chuanshan

PENG Zai-xin, PAN Qun-hui, MENG Qiu-x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Euphemism is enormously used in Ci by Wang Chuanshan with representative forms like allusion, euphemistic rhetoric, pun, periphrasis rhetoric, rhetorical irony, Qixing as well as nontypical forms such as metaphor, metonymy, quotation.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e enormous use of euphemism, namel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e restrained style of Wang Fuzhi's Ci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ts rhetoric of euphemism.

**Key words:** Chuanshan; Ci; euphemism; reasons